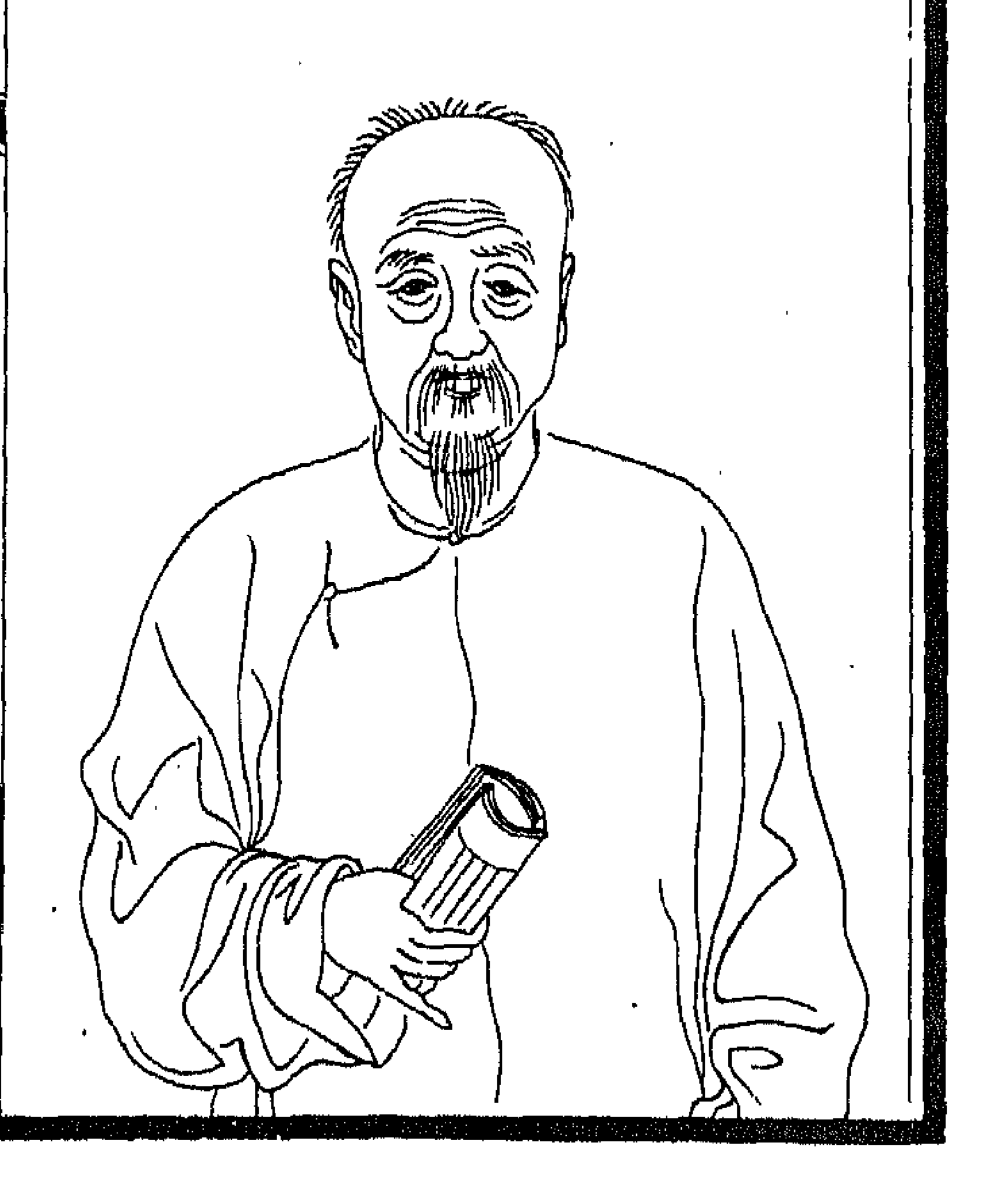
陶樓文鈔

陶樓先生小象



先師六十八歲小象光緒庚
寅七月命存學古堂同學諸
子既勒石堂中永爲師表計
已三十餘年矣遺文刊成敬
摹諸卷首受業章鈺謹記

陶樓文鈔目

卷一

卷五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機聲鐙影圖頌

謝將軍贊并序

李石坡像贊

學古堂小像自題

陶樓文鈔卷第一

貴筑黃彭年

釋性

性善之說不自孟子始也論者動曰孔孟之言性不同所以紛然而歧出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之理爲太極其分爲五行爲四時在人爲仁義禮智在天爲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則四德之皆善可知也（本朱子說）書曰維皇降衷若有恒性衷者中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卽此中也

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皆是也是易書詩禮春秋論語言性善也本程子真西山先生顧亭林先生說書之言恒詩之言彝猶言常也人性果不善則烏可以常易又曰成性存存又曰順性命之理存也順也猶書之言若中庸之言率若者順也率者循也是孟子故者以利爲本之說也人性果不善則宜如荀子所謂矯而正焉烏有存之順之循之者哉且孔子謂性相近者爲其善也猶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之說也若有善有不善烏得云相近乎衛先生嵩顧亭林先生說然

則孔子曷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曰此之謂智愚非所謂善惡惡者之於善爲之斯善矣而愚者之於智不能也王荆公說

性有仁義禮智猶身有五官百骸其愚智上下猶强弱長短肥瘠也然則人之生而不善若越椒生而知其必滅若敖食我生而知其必滅羊舌何也曰五官百骸人所同亦有生而不具或生而易位此其變也君子道其常孔孟之言性一也顧亭林先生說

荀子之言性惡也猶告子杞柳之喻也夫人而知其非

也孰知其所以非彼謂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孰知夫聰明之生於耳目彼謂器生乎工人之僞（僞猶爲也）孰知夫埴之可以爲埏彼謂拘木必待烝矯而後直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孰知夫木之可直金之可利且謂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也將以朴與資之過乎抑離之者之過乎是不待舉孟子戕賊人之喻而其說已窮也杜牧之曰愛怒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子之徒歟（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又曰性者天之就也然則性惡之說殆有激而言荀子亦不專言性惡也）

董子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生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又曰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又曰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董子知夫無禾不可爲米無繭不可爲絲無卵不可爲雛無目不可爲見則知性善之說矣而又曰聖人言中無性善名夫繼善成性非聖人之言歟聖人言善人不得見自其成德言之猶言成人成人不易得不可謂未成者之非人也成孝者爲孝子孝子不易得不可謂人生而不孝也執斯言以疑

性善不亦泥乎揚雄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司馬文正公伸之曰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是董子兩有仁貪之性告子湍水之說也土之未墾者吾不得而知既曰田矣固以爲稻粱也不能治田而有藜莠乃曰田之生無怪以習之不善而誣性也矣

韓文公曰性之品有三所以爲性者五既曰仁義禮智信是爲性矣又曰下焉者惡焉而已矣五者而可謂惡乎曰反於一而悖於四矣則何以謂五者爲性乎三子

之言之各異也而強同之學者何所折衷乎（皇甫湜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尤爲騎牆之論）王荊公之言曰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謂性吾所以異於韓子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吾所以異於孟荀又曰揚子之言爲近似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荊公謂揚雄以習言性是也然荊公之論又竊善惡混之說而求勝孟荀韓者也離五常而言性太極果何物乎太極動而爲陰陽今性動而爲善乎爲惡乎動而爲善則性善矣若有善有不

善則何以謂五常之太極乎且有情而善惡形然後命
曰仁義曰不仁不義然則仁義其皆在外乎
呂子歷舉易書詩孔子孟子周子程子之言謂皆不專
言性善其稱孟子之言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孟子之
言爲世有以欲者爲性若告子食色荀子聲色飽煖之
說故舉其說而斷曰君子不謂性也何反以是疑吾孟
子乎周子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五性善也感動而分善
惡乃其情也非謂五性有惡也惜也性善之說孟子明
之程朱持之而程子又有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言後

儒因是論說又紛然矣

釋氏以寂滅爲見性又以作用爲性不知性也李翺學於昌黎其言性乃曰動靜皆離寂然不動白雲郭氏斥爲異教蓋昌黎所謂雜佛老而言者

荀董韓李司馬呂之數子者皆古之大儒賢者也曷爲不言性善將以明先生之教而勵學也若以爲性已善則安用教與學豈知夫率性修道之不可以已非若今人之言性也今人之言性者空言也空言者無以異晉宋之清談也孟子言堯舜性之而繼以動容周旋中禮

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眞西山大學衍義以天理人心之善爲致知之要知性者盡心之本也羣言淆亂衷諸聖言性者亦衷諸孔孟而已

釋情

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又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是性善則情無不善然而有惡焉者何也物交物而心隨之心交物而氣隨之氣有正有偏心有貞有僞而善惡分矣是故舜齊象愛兒孟

子喜樂正子好善喜之正也樂而淫非喜之正也文武怒而安民顏子怒而不遷怒之正也忿而亡身非怒之正也哭死而哀哀之正也哀而傷非哀之正也孔孟之懼懼之正也不慊而餒非懼之正也仁者愛人愛之正也愛而不知其惡愛而欲其生非愛之正也惡莠惡鄭聲惡鄉原惡之正也惡而不知其美惡而欲其死非惡之正也臭味聲色安佚欲之正也欲所不欲非欲之正也若夫令色諂笑則僞喜矣色厲內荏則僞怒矣由此推之凡七情之出於僞者何所不至哉聖人知其然也

故備物以養之制禮以節之爻象以類之詩書以厲之史以示之戒刑以示之防官師之所程式父兄之所詔告凡以去其偏與僞而已記曰以陰陽爲端則情可覩也易曰吉凶以情遷荀子曰兩情者人生固有其端焉情之發也或失則縱或失則塞縱而莫爲之閑塞而莫爲之竇終歸於惑於是有以殺爲喜臨喪而歌變而反其常矣其始也苟求其端則以陽制陰化凶爲吉且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求其端者固不在遠也孟子曰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夫

情之惡而入於禽獸者有矣曷於平旦而省之省之而發而中節即天下之達道也或曰情之偏者矯而正之若僞則固已喪其良心曰是不然其僞也喪其良心也其所以僞也正其良心之不沒而假焉者也著其誠去其僞而正大之情見矣

欲者七情之一情之中有欲不得以欲爲情譬之水性源也情流也欲則流之支派也支派汙下或泛溢横決而奪水之正流人見其汪洋也以爲流固如是豈其然哉荀子之言性惡也以欲爲性儒者咸知其非未有知

以欲為情之誤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皆舉情之一端言之世人以欲為情於是淫亂狎褻之狀夤緣奔競之私皆以為情之不容已己借以自解人亦因以相原或且尤而效焉禮義廉恥之防遂蕩然無存矣朱子曰欲動情勝言欲之縱恣而害情也故治欲如治水治水者導其流則源不滯而支流無橫溢矣治欲者導其情則性常存而欲無縱恣矣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人情也人能無以六者為一

用則善用其情矣

釋心

草木無心禽獸有心而無心惟人有心知覺之心人與禽獸同理義之心人與禽獸異故曰良心耳能聽目能視口能言手足能動心無能也然是數者不得心則若聾若瞶若嚚若痿痺故無能而無不能其生也蒙蒙其寐也默默心無有也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禮樂刑政之文日用飲食之節六合之廣秋毫之細知無不徧思無不周故無有而無不有古之喻心者如天

如日如水如鑑如翻車故無動而無不動智者此心愚者亦此心賢者此心不肖者亦此心故曰固有曰皆有曰同然宮室車馬衣服飲食聲色貨利玩好之物富貴貧賤生死險夷之形或交於外或引於內於是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於是心有出入有存亡其始也遂其繼也失其卒也喪其弊之小者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弊之大者則淫詞邪說作於其心甚至無所不爲總而究之則放而已矣雖然放其良心未嘗梏亡其良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心者其發見則爲無欲害人

爲無穿窬爲仁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爲平旦之好惡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有是四端根者本也枝幹雖彫而本未即死端者緒也治絲雖紛而緒固仍在患不能培之理之耳故學者莫患乎失其本莫要於求其端求端莫先於致知故哀放心而不知求旣知之則宜知恥故戒心不若人而不知惡由近以及遠謂之推由小以及大謂之擴由虛以及實謂之充猶懼其出入也於是乎言操猶懼其多欲也於是乎言養猶懼其或忘也於是乎言盡其用力之始也曰困曰苦曰危其用

力久而有得也曰廣曰慊閑邪而存誠下學而上達如
是而已矣聖人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得而聞也而矩
可知也十五而志於學志此矩學此矩也矩者何道也
即所謂仁義禮智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
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即所謂必有事焉也凡孔孟之言心皆實也惟實故
能出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也荀卿之言曰養心莫善於
誠斯言也有合於大學所謂誠意正心者而儒者猶或
非之不亦過乎老子之言心也曰虛曰恍惚猶有物有

象也莊周譬之死灰欲無是非掊仁義心齋坐忘皆開寓言非孔子顏子之言也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能窮則謂之幻妄張子所謂疑冰也易始八卦惟坎言心其中實也張子之言心大乎道程子之言心主乎敬司馬文正公之言心繫乎中王文成公之言心求乎己皆實也朱子之言曰心具衆理應萬事體無不備用無不周大哉言乎若夫程子言傳授心法謝氏言非有所存語偶同於釋氏義或高過大學蓋因俗沿譌未可遂爲訢病而唐仁卿遂謂古有學道不聞學心斯大謬矣

釋意

統包萬慮謂之心心之所發謂之意易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朱子以爲左腹者幽隱之處然則意其不覩不聞者乎危乎危乎之善而善之惡而惡微乎微乎善獨知之惡獨知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幾者動之微也人言懲忿窒欲如摧山塡壑圖之於蔓何若愼之於微心本無忿而有忿也吾知之心本無欲而有欲也吾知之知而誠懲窒之是謂自慊知而不誠懲窒之是謂自欺故誠意莫切於愼獨

愼獨莫切於閒居勿謂幽鬼神通焉勿謂隱指視叢焉物格知致者意循理而出是謂誠意未能格物致知者意不循理而出是謂私意孔子毋意絕於意未發之前也毋自欺禁於意已發之後也聖人之意不可見於是設象以盡意推之家國天下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學者之事也

釋志

人之生耳目口鼻百骸同所性仁義禮智同然而或爲聖人或爲賢人或爲庸人或爲小人其始混然其卒判

然豈不以其志哉程正公未冠上書遂談王道朱文公十八對策欲措大事卒能上承絕學垂法萬世終軍請纓班超投筆范滂攬轡祖逖擊楫劉琨聞雞而起王猛捫蝨而談莫不奮志青雲聲流丹史蘇秦韓非志在游說商鞅王安石志在變法一身蒙其難天下被其災又如管甯華歆同學而異操陶潛周續之共隱而殊節人之有志也猶田之有種也其行也若種之熟也種稻粱者熟則人食其利種烏附者熟則人被其毒（本張爾岐說）故孟子言尙志必本仁義必辨殺一無罪之非仁非其有

而取之之非義而後可言仁義而後可言志所謂知止而后有定若射之於的焉爾矣求也者求此志也致也者致此志也立也者立此志也篤也者篤此志也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常則居仁由義變則殺身成仁故曰志爲氣之帥柏舟婦人能矢其志況在丈夫匹夫不可奪志況在君子志不可欺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不可苟同故子路冉有曾晳公西華各言其志子路顏淵孔子又各言其志如適王畿者或自秦晉或自楚豫此衆賢之所以異也或計日而至或計

月而至此聖人賢人之所以異也歸於道而已矣人或言聖賢不可及王道不可成此孟子所謂自賊而賊其君賊者害也害志也故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禮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易之言志者屢矣言其體則曰剛曰正曰信曰固言其用則曰遂曰通曰定曰合曰行言得志大得志者一而言未平未得未變言不同行不相得言未言窮言窮災尤詳孰謂志可苟哉

釋思

易之无思也猶人之始生也道之體也而非其用也思

在五事猶土在五行無往而不入焉其作聖也心得其職而物不能蔽其曰蒙也心失其職而物來蔽之凡心之有條理者謂之思其無條理者謂之淫凶人爲不善計利遠害掩著未嘗不周且密其本不誠精氣不能以自固也於是有忿怒眩惑恐懼之心善思者忿而不怒疑而不惑憂而不懼思之動也若女之抽絲思之止也若農之有畔蓋言愼也其愼也誠也其誠也近也近思云者以類而推也君子之思有九各專其一也各專其一則不獨九也凡人勞則思閒而弗達則思求而弗得

則思詩三百篇無非思也季札之論詩也惟王言思唐言思小雅言思皆衰亂勤苦之尤者也禹周公伊尹伯夷之聖也其思也凡人不能思則仁義禮智之固有者而不知也故近思者學之要也不思而得思之至也三思之惑不學殆也

釋命

性命之命與禍福之命有以異乎曰劉子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天命善不命

惡故福善而禍淫然孟子於耳目口鼻四肢則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於仁義禮智聖則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若析而二之者何哉曰天道福善而禍淫世人舍善惡而言禍福舍其所固有而求其不可知聖賢懼求之不已而貪縱巧奪以成世變也故安命俟命之說出焉人見聖賢之罕言命又以其私心所禱畏而不盡然也則謂禍與福皆氣數之適然而善無以勸惡無以懲益肆其惡而無所忌憚矣於是有爲立命之說

者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必有一報天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以酬不差爽厥分明袁氏了凡立命說儒者或非之以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勤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濟陽張氏之說非之誠是也吾懼其塞中下爲善之路也

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上焉者天地淸純之氣之萃而間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氣之萃而間有者也常有者中人耳中人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誠雜而其於欲畏也無不誠斯其

良知良能之見端可擴馭而充之者也羅氏有高說故舉人之所甚欲而誘之爲善舉人之所甚畏而使之去惡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左氏傳春秋於一言一事動作威儀之間而卜國家之興廢與人之生死禍福無不應者故知孟子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非覭髳闊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羅氏有高說

今夫天之生人也理至而氣亦至焉天地猶江海也人猶魚也氣猶水也魚腹之水猶江海之水人之氣

猶天地之氣天不必伺察乎人而爲善天必知之爲惡天必知之理有以相通卽氣可以相觸也人之一身一髮之痛一肢之癢心無不覺者天之於人猶心之於四體爾矣張氏鈴天人篇人之不可絕於天猶草木之不可絕於地根荄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本在天其末在人持其末以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反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張氏爾岐天道論本命曰分於道之謂命又曰命者性之終也命與性爲終始未有離性而言命者也夫人之生死必有

其期然精明强固每得之淡嗜欲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每得之慾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是適止也安知不養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於是也禍福之來亦若是焉君子於其可知者以自勸也於其不可知者以自戚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張氏爾岐天道論惟信其必有故畏天命畏天命故安天命是之謂知命也世儒求其故而不得乃曰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以堯舜湯武

之迪吉桀紂幽厲之逆凶爲治命以羿篡夏秦伐周咸陽之士無子遺長平之屍數十萬爲亂命跖修而回天牛疾而鯉亡孔窮於魯孟老於鄒爲命亂而不可復治其言曰理得其衡則氣效順而天命治理失其衡則氣侵權而天命亂張氏望原命嗚呼天曷嘗有亂命哉臣賊其君子誹其父敵小人無忌憚之心必自此言始矣知命者不强其所不可知以爲知乃可以堅爲善去惡之志

釋才

才有發於性者有稟於氣者有成於習者發於性者在

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此孟子爲不善非才之罪之說本於易三才之義也稟於氣者陰陽剛柔有輕重純雜之不同人遂有沈潛高明智愚善惡之各異此程子才稟於氣氣有淸濁之說本於中庸因材之義也成於習者君相父師之所教鄉里家庭之所尙耳目之所濡染心思之所觀感或善或惡莫不有料事之智任事之能此吾之爲說本於孟子達才盡才之義而引申之也發於性者人所同全之而已稟於氣者人所異有省察矯揉之功焉成於習者其相違也若南北之

異轍胥壤之懸殊則維持世道豈非君相師儒之責哉舜臣五人武王亂臣十人孔子歎曰才難古之稱才子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然則古聖賢所貴乎才必如五臣十人八元八愷而後可也慶父之材也而亂魯鄧舒之有儁才也而亡潞盆成括之小有才也而喪身非教之不明習之不善而不得聞君子之大道何以至此世之論才者曰吏才曰文才曰將才曰辦才曰肆應之才皆未聞大道之才且使貪使詐而曰吾愛其才是舉掩賊隱義毀信廢忠侵欲崇侈古

所謂不才所謂凶人而謂之才不亦悖乎寇萊公之於丁謂司馬溫公之於蔡京皆稱其才卒改二公之政而傾軋之況賢明不及二公者乎　今上御極之始垂臣有言君子無才不可用小人有才可用者臺諫論之詔書斥之上之所以教者至矣於是而不愼所習且以號於人曰有才則是自賊其性而甘爲小人也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其爲小人乎

釋恥

世道之變莫患於人心之無恥尤莫患於士人之無恥古人可恥之事後人習爲之而不覺也即以四子書語舉史冊之遺事與今人之風尙證之亦足以激羞惡之良心而知所自立孔子言邦有道穀恥也以霍光之輔政而蔡義備位苟容以唐太宗之好賢而封德彝久無薦舉又其甚者則有若范質馮道身仕數姓而託於老成者矣孔子言邦無道穀恥也以王莽之篡而有孔光揚雄以董卓之暴而有黃琬荀爽又其甚者則有若劉歆華歆郗慮與弒而忘其爲名士者矣至於巧言則如

張禹引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使成帝不疑王氏馬融爲梁冀誣奏李固令色則如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褚淵之微行緩步以得宰相張融之危膝曳步翹身仰首足恭則如丁謂爲寇準拂鬚匿怨而友其人則如公孫宏爲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機變之巧則如呂夷簡於富弼出使國書與口傳異詞行不逮言則如范蔚宗之庶同夏侯色史冊所載若斯之類不可盡數予所舉者皆讀聖賢之書而有文章之稱於當時者也今之士大夫以語言圓妙

爲應世之宜以趨蹌便捷爲立朝之要以脅肩諂笑爲事上之儀以豪奪巧偷爲取榮之策其干進也或至無所不爲其交友也未聞誠心相與夫士大夫無氣節則天下無風俗上見輕於朝廷下無以式於鄉里教化不明盜賊蠭起至有膠庠之士入於萑苻豈非廉恥之道不明至於此極哉善夫管子之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顧亭林以爲四者之中恥尤爲要亭林又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夫松柏不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有志之士奮乎千載之下超乎

百世之上必先知恥而後能行己有恥而後可讀先儒之書上遡洙泗之原未有不知恥而可入於道者也故采亭林言而衍之使誦孔孟之書者知所警焉

原師

人有詆程子鴻詔之師者程子拒之黃彭年聞而歎曰善哉程子之於師也欒共子有言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是故師者明經術正人倫提人之良知良能而暢之者也故次於父

而重於君昔者叔孫毀仲尼子貢拒之子禽論仲尼子貢以爲不知論語十九篇次弟子之語而終於此非所以重師道乎漢時經學相傳學者各守一先生至死不二故鄭氏譏服劭邊生斥門人誠尊乎其義不欲悖師棄禮者之介於側也自是之後風俗陵夷教術紛裂郭象之於向秀敝其善而攘之二程之門人間有背師說而淫老佛者獨朱文公得古聖淵源篤守二程爲之表章然後入學之士知所嚮往故文公門人之盛比於孔子康成由元而明復失其旨迄於今日遂不可言古之

師也以道今之師也以利古之師也以經交今之師也以科第古之師也來學今之師也往教古之師也有德今之師也達官古之師也名弟子今之師也字弟子古之師也不答拜今之師也卑其禮彼其執質受教之時初非中心說而誠服也彼其師非足法於弟子弟子亦非眞能宗其師也徒以一旦苟且希幾之心甘出門下無惑乎其違之之易也夫釋氏之爲教異端也而歸之者守其法而不二矧儒者乎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后妃婦人也而尊重師教矧丈夫乎夫名丈夫事儒者

之事執經講學以天下爲已任而離宗畔道自議其師人方詆之已且和之人方疑之已復質之是猶證父惡以爲直訐君過以爲讜是異端之所不爲女子之所心賤也不亦羞哉吾故曰師之道起於上古隆於周嚴於漢衰於晉魏復於宋而大亂於今故學者之從師也慎之慎之毋輕委其質也旣巳師矣致死焉可也嗚呼由今之師其不至胥天下而爲逄蒙乎若程子者可謂不忘本矣喜而爲之說且以告世之爲弟子者

易用九用六說

易之用九用六何也或曰三奇而二偶（朱子說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或曰函三爲一兼三爲六三三爲九（說出算經）或曰卦之數生於一偶於二成於三而其中所含之二即爲坤之偶三二一而三推之三三而九數極於九而其中所含之六即爲在中之坤（此葉佩蓀說即九終數六中數之說推衍之）此皆以三起數而未括乎數之全也數之奇一三五七九數之偶二四六八十何獨取乎九六或曰九陽之終數六陰之中數其說以乾不用一而用九爲无首之義則用六之象不曰以大終乎終之不繫乎十則首之不繫乎一

也明矣不以一爲首則不以九爲終而六爲中也又明矣葉佩蓀說一者首也乾之所本而非所用也由一而至於九浸歷一三五七之全中包二四六八之配用以終陰而始陽乃可以貞既往之全功而復釀方來之元化是九爲陽之終乾用在九故陽爻皆用九用九而不見其一所謂見羣龍无首而吉也陰之道乃順承天无成爲能順有終爲能承若究而極於十則已在九終之後十即一之所藏而不可以爲順或微而起於二則伏於一始之之下物猶不得其養而不足以相承惟六者前已進於二四後未過於八十居陰數之中起而從陽於光大之時長養萬物以極陽之大生是六者陰之中數坤用在六故陰爻皆用六用六以承天時行所由利於永貞彭年按葉氏此說與用六象詞以大終也句不合

然則何以用九用六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何以言七八九六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而將復其筭

也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算法十百千萬皆一數冠首之名故算法乘除必終於九五者陰陽交午而二三四皆積數也說文五五行也从二象天地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若六者從入而八分七則微陰從一衰出八象分別相背九象屈曲究盡此七八九六之義也張惠言說本說文或以爲七八九六已含全數焉皇侃禮記義疏金木水火得土而成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其不用七八者或謂連山歸藏皆以七八爲占周易則用九六今二易並亡不可考賈逵鄭康成杜預韋昭說並同襄九年正義云揲蓍求爻繫詞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

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其實然否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彭年按左傳國語筮或言周易或不言周易其不言者必二易也

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傳之旣久

說文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又云七陽之正也孟氏章句易正義引張氏注歐陽修易童子問朱子本義啟蒙說並同

老變而少不變周易以變爲占不變者占彖變者占爻

金榜曰乾鑿度謂七八爲彖九六爲變故彖占七八爻占九六一爻變者以爻辭占是爻占九六也六爻變及變兩爻以上者占之彖辭是彖占七八也後世以錢卜則爲重交單拆

占變之說徵於蔡墨之論乾龍

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乾之坤者六爻皆變也

所謂陰陽相爲用

張行成曰用九以六故乾

之用在離用六以九故坤之用在坎參同契云坎離者乾坤二用惠棟曰十二消息不見坎離象朱子語類解參同契二用卽乾坤用九用六殊誤鼓年拔坎離卽九六虞翻所謂乾坤二五也惠駁朱子未當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命者坎離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也虞翻曰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七九之義徵諸列子雖非聖人之書然所傳周以來古義也列子天瑞篇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六八之義徵諸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昭解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董因筮得泰之八韋昭解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朱子曰五爻皆變惟二得易故不變林堯叟曰用

九故老陽變而爲少陰不用七八以少陰少陽不變此言過艮之八蓋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

或以爲九六七八老少之名不見於文周孔三聖人之書夫書不盡言聖人未言者多矣微以左國固知去聖言未遠也葉佩蓀謂易之取象陰陽俯仰遠近靡物不備又列八卦以父母男女長中少之分而不間一言及於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則必非文周孔之合意未中而有待於後人之發所未發也彭年按葉氏之言辨矣第不知所謂六爲中數者三聖人言之否耶或又言陽數既極而謂之老猶可若陰六之後尙有八十律呂相生以五六爲天地之中合安得以方中之數而顚倒之爲既老此又未明乎陰陽進退之言也乾鑿度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然則所

謂用者自爻例而言之則剛柔有體陸績說純陽用九之德劉瓛說總六爻純陽之義九言純陽則六純陰可知也自爻變而言之則剛柔相濟易童子問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以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而戒之故曰利永貞大哉易乎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其孰能與於斯乎葉佩蓀謂以无首爲剛而能柔者本於王輔嗣老氏尚柔之旨而以變坤附會之則易所謂剛來而下柔柔來而文剛者皆老氏言耶至十五三十之數世爻遊魂之辨猶非九六七八之要義云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本參同契文劉禹錫辨九六用世爻張行成用遊魂本鄭康成精氣遊魂之說

幽風夏正周正中星辨

幽風七月之詩當如張子言專以夏正爲斷而後人誤以爲兼用周正則以誤會經文及傳義也凡經文之可疑而不必疑者有三一則因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之文而疑也此篇自夏之十一月至二月以數配日而稱之自夏之四月至十月以數配月而稱之其一之二之之朱子以爲一陽之月二陽之月臧氏震以爲子一丑二寅三卯四皆有實義而毛傳云一者十之餘也尤得詩辭之旨尙書泰誓序一月戊午劉歆三統歷引

武成篇惟一月是子月可稱一月但泰誓武成專紀周事與豳風述夏時事者不同且史家紀實必以月而詩人因事託詞體有不同亦可稱日也正義一月之日二月之日解最直捷又云物成稱月物生稱日則甚鑿何氏楷以冬至爲日長之始本天而言主日孟春爲建寅之始本歷而言主月尤爲附會經明言三之日四之日何謂建寅主月耶善夫戴岷隱之說曰十者數之窮也明夫十之數窮則知一之爲十餘知一之爲餘則知三四之爲歲上便文三四之不言正月二月猶古書豪十

二月而謂正月爲十三月無他義也知此而周先用此紀候遂爲正朔之說可無惑矣此不必疑者一也一則因曰爲改歲之文而疑也承上文十月之後言改歲自指十二月歲終後而言故鄭箋云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正義亦云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言過十月則非十月改歲也非十月改歲則仍夏正也而呂氏乃曰十月改歲三正通於民俗自古已然儒者遂以此爲豳用周正之證誤矣首章二之日始言卒歲則十月歲尚未卒何言改哉

此不必疑者二也一則因豳風所記與月令參差而疑也月令仲夏鳴鵙豳風七月始鳴月令仲春倉庚鳴豳風蠶月始鳴謂三月月令季秋草木黃落豳風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入室豳風改歲入室月令季秋嘗稻豳風十月穫稻月令仲秋嘗麻豳風九月菽苴月令季冬取冰豳風三之日納於凌陰後人因二書不同有疑豳非盡夏正者不知箋傳言晚寒蓋地氣不同難以齊校月令總舉大概豳風專言一方其不能盡同理固然也若因紀候之殊疑爲周正則條桑其穫食瓜剝棗肅

霜滌場之類何不異邪此不必疑者三也至傳文之可疑者則首章傳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此不過指類以曉人胡承珙說何嘗謂通用三正果通用三正則何以二之日言卒歲禮記一書屢舉三代通言不過欲人知源流耳孟子論田賦亦通言三代何嘗謂貢助徹一時並舉哉此又傳文之不必疑者也經傳皆無可疑則夏正周正之辨已明而猶有可疑者則中星之說也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而月令季夏之月火星始中豳詩七月流

火周氏洪謨謂是歲差劉安成謂堯至周公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詩上述豳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其言歲差誠爲有據但鄭志謂日永星火是大火之次季夏中火是火之心星正義則謂尚書總舉一月月令舉其月初故有不同未嘗以七月所言必是周初星宿詩三百篇皆用夏正無七月一詩獨雜周正之理七月旣用夏正亦無舉周時星象以述夏時之事之理以經證經參之傳注確有可徵

無煩聚訟也

庶母慈己不得同慈母服制對

某大夫妾出子也三歲生母死育於祖母十歲祖母死育於父之別妾未嘗受父命爲母子也大夫欲以慈母之服服之問禮於家君彭年承庭命檢禮經律例以對曰禮慈母如母傳曰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疏云小記云慈母不世祭見輕之義一非骨血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惟貴父之命故也禮又云士爲

庶母緦麻傳何以緦也以名服之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又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又通典引譙周說云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但慈己無父命也者不過小功也是慈母之服所以三年爲父命不爲慈己慈己之庶母自有服制不得比於父命之慈母明矣國朝律例庶母謂父妾有子者爲嫡子衆子齊衰杖期慈母謂所生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斬衰三年曰父命者亦明非父命不得謂之慈母也稽勳司例官員慈母病故准離任丁憂二十

七個月又云如有假捏服例議處丁憂而防其假捏是教人重父命而抑私恩非獨防作偽也范氏說穀梁謂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實卑其父彼僖公於生己之母尙有尊母卑父之譏況於慈己而無父命者哉或曰士爲庶母緦麻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小功古人爲慈己者則有加矣今律庶母已加至齊衰杖期則慈己者宜有加也曰禮無二斬故期服以下有加至期則無可加也然則慈己恩之篤者宜如何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是所謂厭於尊而紬於服紬於服者心喪

可也心喪何如曰期服不去官例也心喪則解官可也期服終三年不飲酒食肉不處內不聽樂如是而已矣必變國家之定制而伸一己之私恩亦非敬父事君之道也若夫八旗官員則庶母出殯後七日剃頭當差撫養庶母兩月後剃頭當差自有制度不得援古以請也

大夫曰諾

趙生字功甫說

趙生覲恩請字於予予惟古者二十冠而字而趙生童子顧趙生自十二歲舉縣學生之太原鄉試巡撫以下

莫不稱重有聞於時成人不逮也因字之曰功甫而爲之說曰昔有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周禮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古者諸侯覲於天子非徒近天子之光爲榮顯蓋以述職而考功云夫諸侯之國大不過百里其小者纔七十五十里而百官備焉令一邑廣數百里而其爲治者自牧令而下丞尉教官不過數人之數人者又多不與牧令之事則是以古者君相百官共治之事而責之數人又責之一人令人之知能非能加於古人而什百古人之事宜其爲功也於古爲難然古者諸侯以世

及而今之官流銓士人釋褐大半官縣令其官翰林六部者又或資深出爲郡守則束髮受書卽人人有治國子民之責而上之所取士之所習不越四對八比之文及其試之寡效則共嫺笑以詩書爲無用豈不誣哉夫四對八比之文所謂代聖賢立言者僭也妄也然使果沉潛於六經四子由聖賢之言以窺聖賢之心而確然見所當爲有不容已於天下之故因以攷四方人情風俗政治得失形勢利害而上下古今剖析所以致治致亂之機則其爲言也必能自樹立而其異日之事功亦

必有過人者矣趙生勉之歸致而功毋欲速成可也

余旣爲字說以貽趙生又念所以期趙生者功之極致而未明夫致功之本或疑學之無序古者十五入大學趙生今其年也吾朱子注大學言序不可紊而功不可闕是則功者必循序而漸進而所謂序者非一事終一事方始也今語趙生以治平之要乃所謂物也講明而切究之乃所謂格物而致知也夫大學者內聖外王之大綱亦卽羣書之大綱朱子又嘗教人讀書之法以大學爲架子而以羣書實之西山眞

山用其言其書其人遂皆不朽趙生求其書而讀之

庶不爲俗學所誤哉

修省自强疏恭錄諭旨

奏爲天時人事日見艱難請勤修省之方求自强之策

以成中興之治仰祈聖鑒事臣竊見今年正月以來

月蝕兩次懸象示警亢旱淫雨時序失調北河漫決被

淹既寬而四川江水陡長十餘州縣城署田廬多被衝

刷以至湖南北江湖並漲下游皆受其災此天時之可

憂者也夷情狡猾邊釁幾開外患之來頻勞聖慮而

人心不靖敢於逞凶山東有知府被刺之案浙江有知縣被刺之案兩江有總督被刺之案京師有主事被刺之案始而及於守令今且及於封疆始而見諸外省今且見諸輦下民慢其上愍不畏法履霜堅冰誠非細故此人事之可憂者也古之帝王遇災而懼因時而惕察已然之跡為未然之防是以洪水為患堯用疇咨禱雨桑林湯先自責誠見夫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而轉危為安變弱為強端在勤修省而求自強也修省之方最切者有四一曰懋　聖學人主一日親師傅之時少

接左右近習之時多師傅能犯人主之顏近習善伺人主之意師傅所陳皆齊家治國之要近習所陳多耳目玩好之娛宋臣呂祖謙有言陪僕贄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恆必出之以周室文武之聰明齊聖猶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始能出入起居罔不欽發號施令罔不臧也則君德之所係豈其微哉伏願　皇上於燕閒之地加克治之功未辦事之時講求事理則事最易明未讀書之際紬繹詩書則書尤有味至於內監

之近侍必慎其選門禁之稽察必防其微便嬖不使近前君德自益精粹矣一日戒臣工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思其艱以圖其易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蓋人臣求盡厥職其事未有不艱者而艱巨之來非思無以窮其變亦非思無以觀其通一人之聰明不敵天下之公論故集思者其益宏一時之敏悟不若千慮之周詳故深思者其見遠以昔周公之聖當周興之時孟子猶稱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而得之坐以待旦況不逮周公又處時之極難者乎同治三

年以前髮捻未平而四海翕然有治平之望同治四五年以後南朔底定而識者隱然憂風氣之差蓋京師開風氣之先政府實出治之所苟推原得失之故即可爲轉旋之機此秉鈞衡之臣所宜思也比例而援成案成案不一則書吏上下其手之弊生遇事而改章程章程太多則書吏繫鈴解鈴之法出此司黜陟之臣所宜思也吏部於各省保奏之件雖奉　諭旨尚有執例奏駁之條刑部於　特交速議之案既有專條復開請　旨加等之式苟不守　祖宗之法何以持天下之平此執

法之臣所宜思也至於仕宦之途首戒貨緣奔競任事之弊先除推諉因循亦既屢奉　綸音嚴切訓諭而積習既深未能變革老成重望亦尚揣摩蓋必有以貨緣奔競而得利者而後貨緣奔競之徒日衆亦必有以推諉因循而免咎者而後推諉因循之計日工風憲宜肅夫紀綱督撫實操夫吏治此又中外諸臣所宜共思者也伏冀　嚴飭大小臣工共圖上理力除積習以救時艱則庶政修明萬方咸若矣一曰節財用溯查乾隆年間庫帑充溢至七千餘萬之多迨嘉慶中三省教匪滋

事單寡浩瓷仰荷　仁宗睿皇帝休養生息　宣宗成
皇帝繼以儉勤故庫藏雖屬空虛財用未嘗匱乏臣每
讀　宣宗遺詔三十餘年憂勤惕厲之言未嘗不歎
聖德之深詒謀之遠也咸豐以來軍務益繁幸賴　廟
謨蕩平髮捻而民間之元氣未復洋回之爲患方殷屢
奉　諭旨黜奢崇儉誠根本之至計治世之良圖而臣
猶有請者竊以爲示儉之法宜以身先禁奢之令當自
貴始自古克儉之君莫如大禹而孔子稱禹不過菲飲
食惡衣服卑宮室數端誠以人主自奉之豐約恆關國

用之盈虛歲入患其日減歲出患其日增在領款之人
必言所用之數甚細不過九牛之一毛在籌款之人默
計所存之數已虧每憂漏巵之不塞況中飽者多奉公
者少尤爲耗財之端乎夫浮冒之開銷難於杜絕而省
事以省費則理所易明此臣所謂宜以身先者伏望
飭下內務府凡事考查舊章力求撙節不得任意加增
至於民間習俗全視巨室爲轉移近來貴戚之家婚喪
之事競尚浮華動逾禮制市廛聚觀道路傳言知者以
爲非宜不知者轉相倣效此臣所謂當自貴始者伏望

特申誥誡命禮臣頒示限制使有遵循則奢侈除而民氣厚矣一曰廣言路臣竊見　皇上御極之始言路宏開諸臣言之是者無不立見施行其言之非者或示以含容或明爲宣諭當時有言責諸臣靡不爭自濯磨以期靖獻近日臺諫不聞直聲豈人皆無可適政皆無可閒哉蓋人臣進言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有誘之而後言者有激之而亦言者惟不論其言之是非而寢而不答最足奪言者之氣而箝其口夫無稽之言勿聽謂其不攷於古也若言合於古人則不可不聽矣弗詢之謀

勿庸謂其不訪於衆也若言出於公論則不可不庸矣自來言路之取厭於人主者或防其有私或疑其沽直或惡其不切事情是三者亦理之所必有者也然人主苟廣諮而詳審之則言者之公私固不難於洞悉且惟審其言之當否原不必責其人之沽名臺諫所得者名國家所收者實也至言之不切者必籌度乎再三博詢乎衆議果於事情不協然後置之論語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千古求言之法不外乎是蓋不以言舉則進言者絕揣度冀倖之心而所言皆正矣不以人廢則

聽言者無猜嫌厭棄之意而取言益宏矣臣愚伏願
皇上循初元之盛廣達聰之懷切責言路諸臣使之指
陳闕失並隨時召對部院大臣以廣忠益則下情通而
庶政和矣凡此修省之端實爲治平之要譬如人之一
身主德懋懋如天君之泰然庶績熙熙如百體之從令財用
節如起居之有常言路開如血脈之流貫正氣既充外
邪自不能入內政既飭外侮自不能來然而夷狄爲患
伊古有之防患未然不可不豫今日治回之策無如屯
田耕戰兼資戰守悉便既無征調之苦可免轉運之勞

斯亦策之至善者矣迨洋人之法無如造船製器盡彼國之長技壯中國之聲威謀之於無事之時試之於旣成之後斯又策之至工者矣臣猶以爲末而非其本也夫自强之策惟在民心與人才而已民心之良本乎天性自古聖王修道立教無非因其性之自然故其爲道至常而其爲教可久回民之入中國千有餘年漢民視之終若異類以其教與聖人異也今洋人入中國不如回民之久而强民以從其教甚於回民恃教以欺百姓又甚於回民反民之惡邪教固其本性使然亦由我

列祖聖訓昭垂有所遵守今朝廷以西事未靖不欲更開兵端天津一案不惜委曲求全乃一時之權宜原未嘗以爲經久之至計特恐各省官吏見天津府縣獲咎較重須存避禍之念致忘拂性之譏遇有民教交涉事件一意袒護教堂致使良民離心莠民藉口夫莠民有可假之名則煽惑嘯聚尤易而良民有乖離之意則練團措餉皆難可慮之端不在邊隅而在心腹顧成事不說而來者可追伏願　密飭各省督撫轉飭各該府州縣地方官固須保全一時之局尤不可稍涉偏枯致傷

民氣以奠萬世之基則本固不搖而外侮可禦矣人才之興視乎事變事變之來必有才以濟之盡身之所習志之所嚮則才自出也往者髮捻倡亂民不知兵我文宗顯皇帝經畫憂勞銳意剿辦天下咸知朝廷意之所嚮是以人才奮興智者獻謀勇者效力不過十餘年間各省次第戡定卒成大功至於夷務之興幾三十年矣事變既已迭更而人才仍慮不足蓋以撫局已定天下但見各國條約之通行未能仰體朝廷羈縻之深意夫卧薪嘗膽之志不堅則精神智慮之用不違故開館

以習算學設局以造輪船雖屬意於求才暫難收乎實
效臣竊以爲知人之哲無如 文宗從前平定髮捻宣
力諸臣皆 文宗用之以遺我 皇上佐成大勳者也
或簡自卿貳或擢自道府或由軍旅洊陞或由田間特
拔惟取之不限一格故用之得盡所長今欲求宏濟之
才惟有遵 先皇之法至於戰勝之餘才氣已洩振興
作育尤貴及時臣聞近來軍營人員擢至一二品其賢
者固益加勤奮其不賢者則不免怠荒甚或廣營田宅
無復遠圖盡銳氣已過而衰氣乘之後進之士不及見

其方銳之時但效其已衰之後是以謀利干進者常衆而建功立名者恆稀苟非激厲多方不能使之興起又部中之章程屢改軍功之得缺較難入多中材無由自奮聖主念切旁求誠使奇才得邀騷拔而中材有所陶成則人存政舉不必議更舊制自然足振國威矣凡此固民心求人才兩端實爲自強之要務臣愚伏願皇上於自強之策務探其本於修省之方必愼其微纍天時人事之可憂而不忘兢業慰天下蒼生之仰望而必致中興實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至幸臣職列詞垣

本無言責惟因目擊時艱敬陳愚悃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翰林院編修黃彭年奏時事艱難請勤修省一摺
本年時序失調水旱迭見江湖盛漲下游受災天時示
警良用惕然而各省慢上逞凶之案層見迭出人事尤
屬可憂夙夜祇懼若涉大川罔知攸濟茲覽黃彭年所
陳懋聖學戒臣工節財用廣言路各條剴切詳明於修
省之道大有裨益惟當孜孜求治重道親師慎侍御僕

從之選屏耳目玩好之娛期於天下共臻上理爾內外大小臣工亦當恪共厥職共濟時艱力戒因循推諉奔競賞緣庶幾積習漸除諸事可期振作至黜奢崇儉迭經誥誡諄諄猶恐奢侈相沿動踰禮制朕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嗣後該內務府大臣於一切用款務當查照舊章力求撙節不得任意加增凡百臣工尤當懔遵法制毋尙浮華言路通塞實爲治理所關在廷諸臣於政事得失人材賢否如確有所見總當直言無隱以副朝廷廣開言路之意民爲邦本本固不搖爲治之道以固民

心殷要而宏濟艱難尤惟賢才是賴願與中外諸臣朝夕圖維共求長治久安之策有厚望焉原摺著留覽欽此

請修畿輔通志疏 代

奏爲設局重修畿輔通志仰祈 聖鑒事竊維爲政之端必稽方策惟民所止首重邦畿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以別於外史所掌四方之志誠以近畿之地治化宜先故尤重其事也溯查畿輔通志成於雍正年間迄今百四十年 聖 聖相承典章明備凡水道之遷改

輿地之弁分以及裁置官員增減兵制國家因時損益旣事例之繁與士庶仰沐甄陶亦人文之日盛自應及時纂錄垂示將來又舊志之中體裁未備如陵寢應當專紀而附入京師河渠須考源流而瑣記枝節藝文不詳書目僅列詩文釋道本屬異端竟躋人物若斯之類舛駁殊多至於河工漕運兵事海防皆屬大綱略而不紀闕者應補譌者須訂歷年旣久文獻難徵若非詳愼考求無以信今傳後臣自去年履任遇有興除政務檢尋老年卷宗輒多霉壞稽之舊志則紀述疏略亦不

足以備考查思欲重修因遇水災未遑兼及今幸仰蒙
聖訓辦理賑撫漸次就緒與司道等籌議於保定省城設立總局延請翰林院編修黃彭年總司其事遴派樸學員紳襄同纂校移檄郡縣頒發採訪條款分門別類加意搜羅凡官書所記案牘尙在以及故老傳聞私家紀述採訪不厭其詳編摩必極其愼務使巨綱細目秩然有條酌古準今堪資法式庶幾官司從政得所取裁育善之區益光
聖治以仰副我
皇上體國經野之至意至志局章程需用經費由臣督飭司道隨時籌

辦所有設局重修畿輔通志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陶樓文鈔卷第一終